

「读鉴小说轩」

明太祖

平民逆袭帝王的天字第一号

『桂殿秋』：高筑墙、广积粮，静伺天机缓称王。狂风骤
剑羞红日，岂道英雄唯沙场。

他以刘邦、曹操的机谋诡诈，
锻打出坚如磐石的帝国；
他以汉武、唐宗的开明睿智，
构建了媲美汉唐的盛世；
他以商纣、秦皇不及的严酷，
首创了锦衣卫、文字狱；
他以鲜见的狐疑与自卑，
几乎杀尽开国元勋。
连他自己也不知道，
只有这样的冷血兽，
才能维系专制。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读鉴小说轩」

明太祖

平民逆袭帝王的天字第一号

「桂殿秋」：高筑墙、广积粮，静伺天机缓称王。狂风啸剑羞红日，岂道英雄唯沙场。

他以刘邦、曹操的机谋诡诈，
锻打出坚如磐石的帝国；
他以汉武、唐宗的开明睿智，
构建了媲美汉唐的盛世；
他以商纣、秦皇不及的严酷，
首创了锦衣卫、文字狱；
他以鲜见的狐疑与自卑，
几乎杀尽开国元
连他自己也不知
只有这样的冷血
才能维系专制。



华夏出版社
HUAXIA PUBLISHING HOUSE

王占君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明太祖 / 王占君著. --北京: 华夏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080-8812-9

I. ①明… II. ①王… III.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096478号

明太祖

作 者 王占君

责任编辑 高 苏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三河市少明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年6月北京第1版
2016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720×1030 1/16

印 张 15

字 数 286千字

定 价 35.00元

华夏出版社 网址: www.hxph.com.cn 地址: 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 100028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电话: (010) 64663331 (转)

目 录

第 一 章	投军入帅府	1
第 二 章	救主娶秀英	12
第 三 章	智取横涧山	23
第 四 章	奇兵破滁州	34
第 五 章	受诬陷冤狱	45
第 六 章	火烧瓦梁峪	56
第 七 章	奇袭采石矶	67
第 八 章	血战太平府	78
第 九 章	血战应天府	89
第一〇章	大败张士诚	101
第一一章	巧施反间计	112
第一二章	火烧陈友谅	123
第一三章	杖毙张士诚	135
第一四章	元亡大明兴	146

第一五章	封侯颁铁券	157
第一六章	弄权害忠良	168
第一七章	投毒除刘基	179
第一八章	灭门叹铁券	190
第一九章	舍命纳元妃	201
第二〇章	蓝玉受极刑	212
第二一章	帝魂归孝陵	223

第一章 投军入帅府

元至正十二（1352年）的三月初一，淮北大地，春意乍浓，艳阳高照，和风吹拂，濠州城融入了温暖的春色中。城中心娘娘庙前的空场上，人来人往摩肩接踵，杂耍的，卖艺的，打短工的，还有各种各样的小吃摊，拥挤得人都走不开。

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和尚，颇为引人注目。他身材高大，颧骨突出，两只眼睛炯炯有神。相貌着实奇特，粗放中透着英武。庙前的石狮子旁，有一对父女在卖唱，花鼓打得脆生生的，那姑娘唱得甚是动听。和尚被那唱词吸引，不由得驻足观看细听。

那卖唱的少女唱道：

堂堂大元，
奸佞当权。
开河变钞祸根源，
惹红军万千。
官法滥，
刑法重，
黎民怨。
人吃人，
钞买钞，
何曾见。
官做贼，
贼做官，
混愚贤。
挖得石人一只眼，
挑动黄河天下反。
可叹哀哉，
哀哉可怜。

少女唱得动容，和尚听得激动，他摸摸腰中，将仅有的十几个铜钱全都掏

出来，一把甩了过去：“唱得好，唱得太好了！”

身边也有人为卖唱女叫好：“这妹妹唱得字正腔圆，嗓子好，词也好，日后准能成气候。”这位是个姑娘，看年纪也就二十岁上下。她的穿着可是不俗，出手也是格外大方，一锭五两的白银，随手丢了过去。

卖唱的父女先向姑娘鞠躬：“谢小姐重赏。”接着又向和尚施礼：“多谢长老赏赐。”

和尚不觉向那姑娘瞩目，见她柳眉凤眼，齿白唇红，乳峰高耸，腰肢粗壮，裙裾下现出一双大脚，像是个习武的女侠。那姑娘也不由得回看了和尚一眼，目光交会，姑娘脸上泛起一丝红晕，急忙移开了眼神。

踏踏踏，一阵马蹄声响过，一匹高头战马在附近停下。马上的人可不是寻常角色，他是濠州城红巾军的几位元帅之一，名唤孙德崖。孙元帅在马上用鞭子一指卖唱的父女：“你们该不是元军的探子？”

卖唱女急加分辩：“军爷，我们是流浪的艺人，只是混口饭吃，和元军都不搭边，绝非奸细。”

“孙大帅，他们是好人，唱的词都是反元的，怎么会是探子？”那姑娘认得孙德崖。

“他二人脑门儿又没贴帖，你怎知不是探子？”孙德崖看这姑娘有几分姿色，便将马鞭指向了她，“看光景你是元军的探子。”

姑娘笑了：“孙大帅，你怎么看谁都是探子，这不是诬良为盗吗？”

“好大的胆子，竟敢指责本帅。”孙德崖对跟随的亲兵吩咐一声，“把她押回去审问。”

亲兵们呼啦啦上前，就要扭住姑娘。那年轻的和尚见了，将身挡在了前面：“你们住手。”

“做甚？”孙德崖问，“你是什么人？”

“在下是皇觉寺的僧人。”

“哼！”孙德崖冷笑一声，手中的马鞭狠抽过去，“你分明是元军探子，冒充和尚来刺探军情。”

和尚一把抓住鞭梢：“大帅，说我是探子，有何凭据？”

“本帅便是凭据，说你是你便是。”孙德崖用力拔了几次，想薅出鞭子，但没有办到，“哟，好大的力气！不信你能与本帅角力？”

二人各抓住马鞭两端，同时用力，后来，孙德崖用了双手，但还是难以夺回马鞭，并且被和尚带下马来。

姑娘禁不住叫好：“真是神力！”

孙德崖恼羞成怒，呼唤亲兵：“把他们全给我上了绑绳。”

众亲兵呼啦啦上前，一齐动手，但是那和尚拳脚齐出，将亲兵打得连滚带

爬。孙德崖哪里吃过这个亏，何况又是在他的治下，喊了一声：“抄家伙。”然后首先亮出了宝剑。众亲兵也齐举枪刀，把和尚和那姑娘团团围住。

姑娘这时才真正着急了：“孙大帅，你不能对我无礼。”

“凭你，小毛丫头，本帅抓你回去，做个使唤丫鬟。高兴了叫你陪本帅睡觉，今天谅你也逃不出我的手心。”

“孙大帅，你不该当众胡言乱语。”姑娘亮明了身份，“我是郭元帅的女儿马秀英。”

孙德崖怔了一下，他知道本军元帅郭子兴有个养女，想必不会冒认，可他与郭子兴不睦，而且积怨颇深，便有意要让郭子兴丢丢颜面：“想攀高枝呀？你玩错了，郭元帅的女儿怎么会姓马？别愣着，给我下手。”

四名亲兵围住和尚厮打，九夫长趁机扑上前，便将马秀英劈胸抓住。此时，和尚寡不敌众，已被亲兵上了绑绳。马秀英也被九夫长擒在手中，并且扒去了上衣，露出了红色的束胸。

马秀英竭力挣扎，怒斥孙德崖：“孙大帅，你怎能当众羞辱我？你如此卑鄙，又置家父郭元帅于何地？”

“孙大帅，你要杀要剐都冲我来，姑娘家岂可当众丢丑，你家也有姐妹，怎能如此行事？”

“你个秃驴，非但装作英雄救美，还想惜玉怜香？也不撒泡尿照照，你个元军探子算个什么东西！”

九夫长回头讨好地问：“大帅，这丫头咋办？”

“绑了！”孙德崖没有二话。

马秀英一边挣扎一边警告：“孙元帅，你如此无礼对待我，看你事后如何向家父交代。”

“漫说是你，便是郭子兴来了，我孙德崖也不尿他。”

“孙大帅，这话未免过分了。”一匹快马停下，郭子兴带着一队骑兵已然到了面前。原来，和马秀英同行的使女见状飞步跑回报信，郭子兴闻讯便带兵赶来救援。

孙德崖怔了一下，旋即换上笑脸：“哟，这不是郭大哥吗。小弟所言是对那女探子而言，她竟然冒认郭大哥为父。”

“此话怎讲？她本来就是我女儿。”

马秀英一旁说：“父帅，女儿已再三申明，我乃父帅之女。”

“孙大帅，为何将我女上绑？”

“郭大哥，这纯属误会。她自报姓马，小弟想大哥之女当姓郭才是。”

“秀英乃我养女，孙大帅应该知晓。”

“小弟忘却了。”孙德崖吩咐亲兵，“快快给马小姐松绑。”

马秀英整好衣装，郭子兴说道：“儿啊，随为父回家。”

“父亲，儿不能走。”

“这却为何？”

“女儿不能置恩人的死活于不顾。”马秀英一指和尚，“要不是这位小长老奋不顾身相救，女儿只怕会丢更大的丑。”

郭子兴见那和尚气宇轩昂，便有几许喜欢：“既是如此，也请孙大帅一并放人吧。”

孙德崖把头一摇：“这和尚却放不得，他是元军的探子。”

“郭元帅，贫僧是城外皇觉寺的僧人，俗名朱重八，怎会是奸细？”

“不对，元军细作化装成和尚，来我濠州刺探军情。”孙德崖语气坚决，“郭大哥，这和尚无论如何不能放。”

“郭大帅，我是来投军的，现有您部下统领汤和的荐书。”

“书在何处？呈上来。”

“就在贫僧胸前。”

郭子兴看一眼被五花大绑的和尚，传话给手下亲兵：“去他胸前取来。”

亲兵掏出书信，呈与郭子兴观看。果然是汤和的信件，郭子兴看罢：“孙大帅，现已证明这和尚不是奸细，是来我处投军的，快放人吧。”

孙德崖眼睛眨巴几下：“既是郭大哥说了，且不管他是不是探子，都把他放了便是。”

朱重八被解开绑绳，郭子兴看看他魁梧的身材，不由说道：“已然投军，就该有个大名官号，本帅给你取个名字，就叫朱元璋如何？”

“谢大帅赐名。”

“看你相貌堂堂，就留在本帅身边做名亲兵吧。”

朱元璋纳头便拜：“谢大帅重用。”

马秀英看着朱元璋英武的神态，心下不觉有几分喜欢，便在一旁施礼道：“多谢朱壮士适才搭救。”

朱元璋急忙还礼：“小姐何需有礼，这是小人应该做的。”

孙德崖目睹郭子兴领着朱元璋一行离开，心里颇不是滋味。这濠州城的红巾义军一共五万人马，郭子兴统率三万多人，而他麾下不足两万，因此事事都要让着人家。孙德崖日思夜想的便是如何将兵权全都抓到自己手中，成为这濠州红巾军的真正主宰，他在等待机会。

一天正午，郭子兴正在进餐，朱元璋进来禀报：“大帅，北门守将来报，有徐州突围来的数万红巾军要进城入伙，特来请令。”

郭子兴立时放下饭碗：“走，去看看去。”很快来到北门城头，但见城外边人山人海，红色的头巾将北门外映成一片红色的海洋。郭子兴脱口而出：“好家

伙，这都能有十万人了。”

孙德崖也已闻讯赶到，在身后接话说：“这么多人要是放进城，还不得喧宾夺主啊。”

“我们的队伍壮大总是好事嘛。”郭子兴和孙德崖的指导思想不同。

城楼下，有两骑突出在吊桥前。其中一人是这支队伍的大元帅彭大，另一位是副帅赵均用。彭大向上高声喊道：“城上的守将听了，已是这许久时间，你们的郭元帅为何还不来见？”

“本帅在此。”郭子兴反问，“请问将军系何人？”

“郭元帅请了，在下便是彭大。”

赵均用在一旁告知：“这是我们的大元帅。”

郭子兴在城头抱拳施礼：“彭大帅，失敬失敬。”

赵均用已是不耐烦了：“郭元帅，既然你已来了，就打开城门放下吊桥让我们弟兄进城吧。”

“这个，”郭子兴问，“但不知二位带来多少人马？”

彭大回答：“我们眼下还有马军五千，步军八万。”

孙德崖回应道：“我们濠州城小，怕是容不下你们这条大鱼啊。”

“怎么，不欢迎咋的？”赵均用显出反感，“要是嫌弃我们，不肯收留，那我们就另寻出路去了。”

郭子兴急忙安抚：“二位元帅莫急，同是红巾军，岂有不留之理？只是贵军人马众多，唯恐粮草不周，住处不足，多有怠慢之处。”

“郭元帅多虑了。”彭大说的倒是实话，“我们从徐州突围来到这里，得蒙元帅收留落脚便是万千之幸。”

“既是二位元帅并无挑剔，那么就请入城。”郭子兴一声令下，濠州城门大开，八万多义军呼啦啦涌入城内。彭大的队伍安排住在了东城，赵均用的队伍住在了西城。而孙德崖的队伍仍在南城，郭子兴的队伍依旧在北城。

原本就不太大的濠州城，这下子显得越发拥挤了，十多万大军在一个城中，再加上几万百姓，市面上人流如织，几乎是挨挤不开。赵均用想，来到这濠州，得和郭子兴处好关系，便从自己的私房里挑选了一件上好的礼品，藏在身上前往郭府拜访。

郭子兴的帅府门前，他的长子郭天叙正在高台阶上。这会他已有八分醉意，剔着牙还不住地打饱嗝。赵均用来到台阶下，见郭天叙当头而立，便抱拳施礼说：“门上请了。”

郭天叙用白眼珠翻看一眼：“尊驾何人？”

“在下赵均用。”

“赵，均，用，是，什么东西。”郭天叙满是元帅公子的派头，根本没把来

人当回事。

赵均用心中着实有气，脸色也沉下来：“请问，你是何人？”

守门的亲兵抢着回答：“你这人真是没长眼睛，这是我们郭元帅的大公子，郭大将军的便是。”

赵均用赶紧换上笑脸：“原来是郭公子，失敬了。在下是徐州新来的红巾军的副元帅。”

“啊，原来是赵元帅，适才多有怠慢，还请见谅。”郭天叙脸上也变成了笑模样，“副帅驾临，不知有何贵干？”

“特来拜见郭元帅。”

“怎么，就这么空着手来的？”

“哪能呢？”赵均用拍拍胸前，“在下备有一份薄礼，虽说不成敬意，但自认为还是颇为珍贵。”

“那好，请赵元帅到客厅。”

郭天叙将赵均用延至客厅，落座后吩咐下人上茶。一盏茶下去还不见去通报，赵均用不免问道：“郭公子，还请禀报郭元帅与在下相见。”

“这个不难，不过我可要看看这礼物价值几何。”

赵均用也就不能再夹着了，从胸前取出一个锦制的小匣，打开取出一尊黄澄澄金灿灿的罗汉来：“郭公子，这是一百两黄金铸成的金罗汉，堪称无价之宝啊。怎么样，还拿得出手吧？”

郭天叙拿在手中，便有爱不释手之意，眼中闪出光芒：“的确是件珍品，它不仅有黄金的价值，这是一件艺术品哪！”

赵均用伸手便要收回：“待少时在下当面呈献于郭元帅。”

郭天叙却不松手：“何必还要少时，由我这就转交便是了。”

“这，还是在下亲自奉上为宜。”

“不必了。”郭天叙起身，“我就去禀报，连同这金罗汉一同交与父帅。赵元帅少安毋躁，我去去就来。”

郭天叙走出客厅，手里拿着金罗汉，他没有去往郭子兴的住处，而是径直走向马秀英的房间，他准备将这份厚礼送给妹妹。长期以来，他一直垂涎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虽说他已成家，但他的婚姻并不如意，他要在马秀英身上寻求寄托，想让马秀英成为他的第二夫人。

郭天叙兴冲冲走进马秀英的闺房，他连招呼也没打，偏赶上马秀英正在更换内衣，光着的上身被他看个正着。

马秀英惊惧之际，用衣服遮住身子：“大哥，你擅闯人家的闺房，成何体统？！”

郭天叙已是八分酒醉，此刻看到了马秀英莹洁的乳峰，再也控制不住，猛

地扑过去抱住她就往她脸上乱吻：“妹妹，你都想死我了。”

马秀英真的恼了，抡圆巴掌一个耳光扇过去：“你是人还是禽兽！”

郭天叙手捂着火辣辣的脸，一时间蒙了。

马秀英趁机穿好衣服，用手指着他的鼻尖：“你走，给我滚出去。”

“妹妹，你不要这样，我是打心眼里喜欢你。”郭天叙取出金罗汉，“看，我给你带来了无价之宝。”

“我不看，你的东西便是金山我也不稀罕。”

“你就看一眼嘛，只要你看了，就一定喜欢。”郭天叙将金罗汉举到马秀英的眼前。

“我说不看就不看，你给我走。”

郭天叙死皮赖脸：“我就和你待一会儿又能如何，我也不会吃了你。秀英妹妹，不要这样无情啊！”

马秀英一见郭天叙耍起无赖，就发出了警告：“你要是再不滚出去，我就要喊父帅了。”

正在二人僵持不下之际，朱元璋敲了一下房门走进屋来：“郭公子，马小姐，我有礼了。”

“你来做甚？”郭天叙满肚子不高兴。

“公子，赵元帅等你不回，已是发火了。”

“他火不火又能如何？”

“还是回到客厅，安抚一下吧。”

郭天叙料到今日是不会如意了，气哼哼转身便走。朱元璋对马秀英用目光致意后，也随后走出。

客厅内，赵均用就像磨道上的毛驴一样，在房里转磨磨。一见郭天叙回来，忙过来询问：“郭公子，大帅他何时见我？”

郭天叙一肚子气：“见个屁，不见了。”

赵均用怔了一下：“我那礼物大帅他看不上眼。”

“你觉着挺大回事，家父理都没理。”

“这么说，给我退回来了。”

“退？”郭天叙打个沉，“都拿去了，我还怎能拿回来，让我顺手放在家父的房间了。”

赵均用不甘心礼物出手还一事无成，便陪着笑脸说：“郭公子，您看，既是大元帅不中意，给我取回来，我再换一件更好的。”

郭天叙端起桌上的茶杯，里面还有半杯残茶，他一甩手就泼到了屋地上：“你把这茶水给我收起来。”

“郭公子取笑了，这怎能收得起来？”

“对，泼出的水，你还想收回去，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事！”郭天叙把脸一沉，“走吧。”

“我，就这么回去？”

“还想住这儿咋的。”郭天叙眼珠瞪起来，想起被马秀英打的一耳光，把气全撒在了赵均用身上，“滚！给我痛快滚！”

赵均用万分尴尬，无限难堪，但又无话可说。没想到满心来与郭子兴套套感情，却遭到如此羞辱。他把脚狠狠一跺，丢下一句“咱走着瞧”，便急步离去。

濠州的十字街，也是繁华的商业中心，店铺林立，商贾云集。东北角是全城最为阔绰的酒家百味楼。朱门亮户，窗明几净。常是达官贵人饮宴之所，也是文人骚客聚会之地。红巾军副帅孙德崖和赵均用，就在这百味楼下不期而遇。

孙德崖看出对方是不快的神色，便试探着上前招呼：“哟，赵元帅，这是在何处不顺心了？怎么气哼哼的？”

“哼，还问，你们这濠州的红巾军简直就是强盗！”

“赵元帅，此言从何而起？”孙德崖有些委曲似的，“我是濠州的不假，可我并没惹着你呀。”

“郭子兴不把我当人看，你也好不了多少！”

孙德崖一听，觉得有机可乘，越发要弄个明白：“赵元帅这是在郭大帅那里受气了？这样吧，我在这百味楼给你摆酒，代他赔罪。”

“我才不喝你的酒，早知如此，当初就不该投奔你们。”赵均用说着就要越门而过。

孙德崖拉住他不放：“赵元帅，我姓孙的没得罪你呀。怎么，我这点薄面总得给吧？”

赵均用想想也是，郭子兴的事也赖不上孙副帅，再说这事也应该让他知道知道，便收回话：“好，今儿个便与你对酌几杯，也让你了解一下郭子兴的为人，他是什么货色！”

孙德崖头前引路，赵均用气呼呼相随，二人登上百味楼，进了雅间。

彭大进城安顿好之后，觉得应该去拜访郭子兴致谢，毕竟自己前来投奔，人家接收你入城，这个情总得谢谢才是。彭大到了郭府，此时郭天叙正在房中生闷气，门上便去郭子兴居室通报：“大帅，彭元帅前来拜望。”

郭子兴立即回答：“好，请他来见。”

彼时恰好朱元璋在一旁侍候，他不免提醒道：“元帅，彭元帅是贵客，手下兵力强盛，初次来访，还当出迎才是。”

郭子兴觉得有理：“对，待本帅出迎。”

在去往府门途中，朱元璋犹豫一下还是说：“元帅，有一件事小人感到应禀报大帅得知。”

“何事？”

“适才，赵均用副帅曾来拜访。”

“本帅为何不知？”

“是大公子接待了。”朱元璋再向深处言道，“赵副帅还给您带来了一件很是贵重的礼物。”

郭子兴比较爱财，急问：“是何贵礼？”

“据说是一尊黄金罗汉，光是金重即达百两。”朱元璋意在别处，“这说明赵均用是很想同元帅建立友谊，可惜您未能与之相见。”

“天叙他为何不报与我知？”

“徐州来的红巾军，人马众多，所以元帅对彭帅，要极尽礼数方为上策，至少也当宴请。”

郭子兴的心思全在金罗汉上：“天叙这个逆子，竟然将百两黄金的罗汉据为己有，这万万不成，本帅不能这样由着他。”

到了府门，郭子兴将彭大接进客厅。落座之后，彭大献上见面礼：“大帅，这是一颗夜明珠，不成敬意，万望笑纳。”

郭子兴乐得眉开眼笑：“如此厚礼，郭某怎敢承受呀！”

“大帅哪里话来，想我八万大军进入这濠州城，若非大帅允纳，哪有落脚之地？况且这许多人马，每日靡费多少钱粮，真是不知如何感激才好。”

“应当的，你我同为红巾军，一家人不说两家话。”郭子兴想起朱元璋的叮嘱，“彭帅初次光临，待我设宴款待。”

“大帅军务繁忙，怎好打扰？”

“今日这酒是喝定了，彭帅要赏光啊！”

“那就愧受了。”

郭子兴兴致颇高：“既是彭帅留下，还当将赵副帅一起请来。”

“如此，我代赵副帅多谢元帅美意。”

郭子兴回头对朱元璋吩咐：“叫天叙前来见我。”

少时，郭天叙奉命来到，见礼之后：“父帅，呼唤孩儿有何驱使？”

“你个不争气的东西，待到客人走后，为父再同你算账。”郭子兴分派，“你去将赵均用副帅代我请来，与彭元帅一同在府中饮宴。”

郭天叙打个沉：“儿遵命。”

“还有，把孙副帅一并请来作陪。就说这是为父之意，两军会师，我们两军的元帅也该在一起聚聚。”

郭天叙出了帅府，心里就犯起了嘀咕。这赵均用被他给赶走了，而且扣下

了那尊金罗汉，根本就不能再请。怎么办？他在街上转起了圈子。

百味楼上的雅间内，孙德崖和赵均用已喝得酒酣耳热。两个人大有相见恨晚之意，俱已有了七分醉意。孙德崖为赵均用再满上一杯：“赵副帅，那郭子兴一向嫉贤妒能，要不是我坚持，你们根本就进不了这濠州。”

“所以说改日我要专程宴请孙帅，而且还要为你送上厚礼。”

“喝酒没说的，礼物是万万不收。”孙德崖眨眨眼睛，“我不像郭子兴财迷，他是见钱没命的人，据说家中的财物堆了整整一间库房。”

“难怪他不见面，还贪心收下我的金罗汉。”赵均用也给孙德崖斟上一杯，“孙副帅，你为人仗义，够哥们，讲义气，今后你我就是亲兄弟一样，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只要你一句话。”

“话说到这个分上，我也就不避讳你了。”孙德崖压低声音，“赵副帅，咱们堂堂男子汉，不能白受郭子兴的窝囊气，有道是无毒不丈夫，找个机会干掉他，咱这支红巾军的大元帅你来做。”

“不，客不压主，收拾掉郭子兴，这濠州城是你说了算。”

“好！”孙德崖和赵均用碰杯，“兄弟动手，我做你的坚强后盾。”

两人一饮而尽，相互亮亮杯底，用以表示决心。

郭府内，酒宴业已齐备。郭子兴正等得心焦，郭天叙满头是汗跑进来：“父帅，客人没请到。”

郭子兴登时就翻脸了：“废物，这点事都办不好，还要你何用？”

“他们不在，下人又不知去往何处，我有什么办法。”郭天叙故意嘟囔着，悄悄退下去了。

郭子兴也就只能同彭大一人开宴了，二人倒是喝得贴心，说了许多肺腑之言，也算是建立了友谊。

清晨的阳光，在万里无云的天际显得格外明亮。小鸟在枝头叽叽啾啾地低唱，院中的大黄狗也早早地起来拱门。郭子兴的爱犬也养成了习惯，因为天一亮它就起床，今日太阳已是升起了，主人还没起来，这狗就来叫门了。郭子兴昨日贪杯，今晨不觉睡过了，急忙翻身起来，草草梳洗过，就匆匆出门跨马向校场而去。这已经是他的习惯了，不论严寒酷暑，他都要起早习武。校场距帅府大约两条街区，早晨他也从不带亲兵，只有大黄狗忠心地跟在马后。

街上还很少行人，郭子兴很快到了校场附近，这里比较偏僻。校场内突然冲出一队马军，奇怪的是，在这大白天，他们全都脸上蒙着黑纱。这些人也不说话，就将郭子兴团团包围起来。

郭子兴见状，拔出腰间佩剑，厉声问道：“你们是何人？意欲何为？”

蒙面人没有一个答话，为首两人突然将手中的一张网抛过去，登时将郭子兴罩住，用力一拉便拉下马来。之后，先堵上郭子兴的嘴，就用绳索捆绑起

来，随后又蒙上他的双眼。大约一刻钟后，郭子兴被带到一处房中，被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待到解开绑绳，撤去蒙眼和堵口，郭子兴睁眼细看，面前坐着的竟然是赵均用。他怒气冲冲发问：“赵副帅，你派人绑架本帅，是何用意？”

赵均用冷笑几声：“郭子兴，而今你落在了我的手上，还有何话说？”

“赵均用，本帅与你无冤无仇，为何将我绑架？”

“郭子兴，我作为副帅前去你处拜访，此乃主动示好。而你收下重礼，却将我赶出府门，你是又贪财又黑心，难道我还不该出口恶气吗？”

“你是一派胡言！你何曾到我府上？本帅又何曾见过你的礼物？又何曾将你赶出府门？”

“就不要装疯卖傻了，男子汉大丈夫就应敢作敢当。”赵均用反问，“难道你的儿子不曾与你金罗汉？”

这番话倒叫郭子兴猛醒：“怎么，到我府上是我儿天叙与你见面？”

“不是他还有谁。”赵均用提起便怒气不息，“你的儿子将金罗汉送往你处，你留下厚礼却不见我。郭子兴，你太过分了！”

郭子兴明白了，这是他那不争气的儿子暗中做了手脚，定是留下金罗汉，谎称自己不见客人。可是，又不好当面向赵均用明言：“赵副帅，这里一定是存有误会，听你之言，非你无理，待我回府一定查清此事，然后摆酒为你赔罪。”

赵均用与郭子兴原本没有仇恨，听这话他也似有所悟：“怎么，郭元帅不知我去府上？”

“今日若非副帅提起，这一切我还被蒙在鼓里。”郭子兴诚恳地，“赵副帅，放我回转帅府，我一定严惩蒙蔽本帅之人。”

“这，”赵均用不免犹豫不决，他原想按孙德崖的主意，将郭子兴秘密处死，但他听了过程，觉得郭子兴并不是有意羞辱自己。毕竟都是红巾军首领，杀了郭子兴是让孙德崖得利。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日后传出是自己除掉郭元帅，还不是落得背负人命债，这傻事不能干。他想了想，说：“郭元帅，这事我还做不了主，还得找人计议一下。”

“敢问要与何人商量？”

“这，你就别问了。”赵均用匆匆走出，他明白这计议只怕对方不会接受，也许郭子兴的性命难保了。

第二章 救主娶秀英

月季花散发出阵阵幽香，几只黄蜂在花蕊间徜徉，一丝风也没有，燥热把客厅整个笼罩起来。孙德崖汗湿浹背，在房中坐立不安。其实他不全是热的，而是心中格外急切所致。他抹去头上的汗珠，想象着赵均用杀死郭子兴的情景。说不定此刻郭子兴已人头落地，自己就可统领全军了。他设想着，当了濠州城红巾军的主宰之后，还要设法将赵均用除掉，这样就没人知道他的阴谋了，他又可以用为郭子兴报仇的名义，收拢郭子兴旧部的人心。然后，再把郭子兴的养女马秀英弄到手，做自己的二房夫人。这样既可以与郭子兴旧部拉近距离，又可以得到那个大脚的美人，这可是一举两得的好事！

赵均用步履匆匆走进房，手中并未提着人头。孙德崖迎上去：“赵副帅，郭子兴结果了？”

“咳！”赵均用颓然坐下，端起桌上的残茶一饮而尽，“结果个屁！郭子兴对收礼和赶我出府并不知情，那是他的儿子所为。”

“哎呀，赵副帅，你怎能轻信郭子兴的谎言？”孙德崖竭力想要挽回局面，“试想，若无郭子兴首肯，郭天叙他敢对你那样无理？”

“我看郭元帅说得十分中肯，不像是说假话。”赵均用表明自己的态度，“这么点误会，就叫我杀人，我下不了手。”

“那你打算如何？”

“放他回去。”

“糊涂。”孙德崖疾声而言，“常言道擒虎容易纵虎难，你将郭子兴绑架，已然将他开罪，再若放了他，郭子兴焉能轻饶了你？”

赵均用沉默少许：“既是如此，他人还在，你也与他素有仇隙，孙副帅可去亲手干掉他。”

“我，”孙德崖摇摇头，“我们平日里兄弟相称，当面将他刺杀，这叫我如何下手？”

“着啊，”赵均用抓住了理，“你都当面无法下手，我和他并无深仇大恨，就更难对他亮出屠刀了。”

“反正是不能放虎归山。”

“孙副帅既不想杀，又不想放，那你就将他带走，由你决定该杀还是该放。”赵均用卖个人情，“这，也算是我对你的尊重了。”